

玉垒山广场

冉杰

余晖诱惑着那一片山
落霞里的玉垒山,华丽转身而过
黑夜里,世间的面容多么清晰
如玉石发出的光芒,又如
溪流在清洗埋在泥土里的卵石
成群结队的飞鸟,从屋顶掠过
飞鸟的影子,在广场上画出一
片田园,纵横交错的阡陌
像大妈的舞姿,唯有灯光下的人影
更像一条柔软的皮带,悬在岷江
那些挂在天空的星星
都是世外之物,撒在高处
却苍茫般垂向地面

玉垒山广场的夜景,向大地竖起了
森森的毛发,戳穿了厚厚的黑色
光的漏洞,正一点一点
泄露时空的秘密,广场大妈就那么
悠闲地,向某个坡道攀爬
歌声中的词语极力跳出,变成
透明的液体,如养在半空中的月亮
手舞足蹈,必须舞得很轻很薄

玉垒山的半腰,留一间清空
鸟迹的内室,以便月光、星光穿透
而有时则必须包含杂质
比如野花野草,花朵隐藏的
现实风景,漂浮着精神的阶梯
爬到梯子的第三阶,开始振臂呼喊
叫回那些荡漾在山谷里的季节
季节是都江堰的一扇门,随时随地
为游人打开,游客怀抱梦想
在时间的另一端
等候一片风景

千年之前 谁在温江看雪山
岷雅贡嘎四姑娘 黯淡了星汉
千年雪白的忧郁 高处不胜寒
云卷云舒月涌处 叹离合悲欢
一往情深素未谋面

千年之前 他在草堂看雪山
窗含西岭千秋雪 堆砌了愁烦
浣花溪畔红湿处 难得半日闲
铁马冰河常入梦 听笔底波澜
一梦华胥世外桃源

中天之世 我在温江看雪山
峰峦叠嶂凭栏处 往事越千年
鱼凫古城碧连天 盛世如您愿
云海浩荡风雷激 看幸福田园
一川风月国泰民安

每一个日子,都是有声音有色彩的
四月的某个春日
还被罩上了一层光晕
青城后山之行
一句乡音被小老乡识破身份
行走江湖二十余年
借清澈溪水轻掸岁月风尘

镌刻在门柱上的泰安古镇
落地在一蔬一菜一杯清茶中
热闹而不喧嚷。白果炖鸡的清淡
稀释了老腊肉的烟火
再来一碟泡菜
道就蕴含在咸甜的味觉中

往上,再往上
枯山水景观构筑民宿梦想
那只叫珍珠的猫,面对镜头
始终保持贵妇般的矜持
何妨学学她,偶尔慵懒,不那么合群

静坐庭院,暮春的葱绿环抱整个山庄
远山不远,山野不野
近处青瓦房上覆一层青苔
时光流年,灰扑扑的乡愁散开
哦,别提醒我,让我停驻脚步
青城山野,既是生活也是远方

夜色中的上川岛（外八首）

诗歌

三色堇

零星的灯火,任性的榕树掩饰着
内心一些秘密的想法
这里回荡着数不清的寂静
只有远处一浪浪的潮涌漫过
我有些疲倦的影子
它们划过沙粒,划过
夜风中 most 稠密的部分
月光洒下来,海面落满了碎银
像一个故事的发光处
今晚我无所事事,只能在岛上倾听
大海在自己的世界里狂欢
我靠着虚空与波涛的轰鸣
看一棵三角梅
在夜色中绽放得心满意足

在棠樾

空气中有木棉的味道,音乐的味道
诗歌的味道,繁花争宠的味道
它们洒满了八楼的阳台
仙女湖的莲蓬
像一只镀满金汤的小兽

在弯曲的时间里注视着南方的冬季
它荡漾在令人兴奋的时代
我轻轻推开那些轻烟
我知道余生要被包裹在一株木棉里
我要在这里用爱煮酒
用微凉的手接近一只鸟的目光

生活在此拐了个弯
我想与那些香茅草
一起撑起一片天,守着胸中的炉火
守着河流之外的幸福
我希望,在棠樾心能被缓缓点亮

风从身边吹过

天下无事的一日
我想掐一朵花送给她
送给这个不熟悉冬季的城市
她婉拒道:花会疼,不能折枝
此时,那隐匿的香气与孤独
拥抱在一起

在这里,我不用担心降水量不足
不用担心神的旨意是否能实现
风从身边吹过
我们携手的心比天地更广阔
我们在花香中享受着缤纷和喜悦

此时,我想在落满荆棘的风中爱她
在更高的清寂中完成内心的夙愿
当然,我想成为她真正的子民
和一个亲密的人
而不是一串零乱脚印

透过带露的嫩叶,四月来临。
记住这是槐花的新粉。
青色苔藓与黄葛树的阴影下
是两只小猫的嬉戏。
是两个灵魂的触碰吗?
我想,没这砒砒,真无法
相信,生命就在这里,
在寂静中,清凉自由地呼吸。

花园刚从黑暗的雨中醒来,
就有鸟儿飞过的流形。
而相互排斥的不该是我们,
就像你在午夜坐起,
平复着噩梦带来的可怖惊悚。
雨水似乎也在提醒,
黎明还没到来,如何让
它们消失,那些残酷的记忆?

我们就看,不接触任何东西,
并不断告诫自己慢下来。
这是四月的第一个早晨,
很多事已经重新开始,
庆幸的是,我并没因此发疯。
往日经历过的场景,
唯一记得的是,季春的

深秋的橘园

这些时光中的果子不可轻易入口
它们挂在清寂的旷野
一串一串的,像小姐姐的笑声
我想知道
它们是否会爱上昨日的江山
爱上一群折枝的人
它们也许更愿意听一听山间的溪流
看一看橘园的四周
到处都落满了少年的歌声
这不是杜撰,更像是一些光线
这些热烈的美
寓言一样摇荡在一首诗里

雪中的柿子树

这些壮烈的火,用炽热裹紧了寒冷
铆着劲儿,积攒着更多的傲骨
我几乎忘了它深秋的影像
是谁用苍老的手臂擎着一生的暖意

它们赶走的是喧嚣而不是雪
这些柔软而尖锐的灵魂
我赞赏它们在风中的不悲不喜
一场旧事被再次提起

这不是闪念亦不是隐喻
是大雪之年翻山越岭的苍茫
是一棵柿子树
改变了我们切入世界的方式

面对大海

面对大海我常有泪水溢出
这并不是遁世者的自喻
这是一个阴郁诗人无法修复的心理
大海将教会我认识世界奔涌的样子
陈旧的我讨厌海上漂浮着的捕鱼人

他们只有自己的生活
为此却失去了一颗悲悯之心
他们只能让自己的灵魂空空荡荡
我没住在海边管不了那么广阔的事

薄暮时一些海水漫过脚踝落到心里
面对浩瀚的大海凝视生活是艰难的
我无需在它面前遮遮掩掩
那些落进海水的句子在晚霞中颤动

中秋之夜

那么薄的月光像流水倾泻而下
我崇敬那银质的典礼
就像是我丢失的一个旧址
更像是我摸不到体温的挚友

相思的人把最后一个词命名为重生

音符源自洗瓦堰的水流之声。

无阻的空间里,关节一定很多

不是骨折,或腰椎间盘突出。
半小时坐地铁,出A站口,步行
十分钟到医嘱的时间去理疗……
三小时的经络与弯曲的脊柱,
点穴加推拿,完事你就说,看,
我的步子如此轻松 像我的病灶
已经根除……是啊,我从没问过你
为此,你都放弃了什么?
而今,在这个更加局促的年纪,
你为一个崴伤的踝关节约诊,
开着车,跟着唱一首担忧的歌。
我不确定,是否一场寒流
早在这个上午到来之前,
就席卷了夜晚全部的语境……
整整一天,我的慢,始终都因你的
叮嘱而保持着适度必要的节奏。

最喜欢的诗人从没见过面

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度,
在不同的时代
被琐碎包围。

现在有谁愿意与你静坐或者对话?
月色如此遥远
我隐约听到时间清晰的爆裂声
听到落叶无处栖息的伤感

我惧怕这纯净与凄美的画面
今夜我们不谈别离
只在天涯处拱手相认

桑科草原

淡绿,浅黄色的山脊
像上好的丝绸向天空铺展
变换不定的波浪如莫奈的油画
毡房里隐约飘来卓玛苍茫的歌声
辽阔的暮色加深了高原的质地

一只雄鹰,一群黑黢黢的牦牛
斜坡上列队而行的山羊
它们是草原的动词,它们满足了
我对桑科最好的赞美
此时,一声鸟鸣在草木中闪现
撞响迎面而来的绿和它生动的童年

三千米的高反让我分辨不出
哪是牦牛的蹄印哪是马的足迹
我知道甘南的阿信在等我们
我知道心中的“拉章”在升起

对一朵花的记忆

数九寒天,只有坡地上的梅
无论羞涩或是沮丧都默默地散发着
属于它自己的味道
我抱着它的香,那么紧张那么小心

这些年我能抓住的东西像一阵风
吹过瑟缩的落日
也吹过我瞩目你多年的眼神
我想你一定记得我们牵手的月夜
有着荷花一样圣洁的清辉
映照着土地的盟誓和相似的疼痛

我们不需要知道明天的事情
在最冷的季节,剔除着错误和恐惧
我一次次触摸着你的有生之年
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凝视
还有多少这样未被宽恕的夜晚

当万籁俱寂时我们望着镜中的自己
花朵们波澜不惊地开着
我愿意再做一次祈祷
你看,异木棉上落满了祥云
一株梅花正绽放得幸福而饱满

身边有好人也有坏人。
简朴的生活
就像一杯咖啡,
或者农家地里的黑草莓。
他们开沙龙,
滔滔不绝,
更多的是沉默
在一曲音乐中流着眼泪。
此刻,他们抬头,
若有所思的
看一部正在放映的电影。
痛苦的时候,
他们看云,看海。
看一叶扁舟
从流动的水面缓缓划过。
孤独或远离
是笔下言说的排遣。
欢乐的时刻,
世界该是怎样的?
晦暗还是尖锐?
有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像孩子一样,
在山林草地上
等待第一滴温暖的雨水。

看雪山

何旭

青城后山行

缪英

四月的第一个早晨（外二首）

张卫东